

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模式研究

李明妮, 蔡银朋, 尹燕, 张庆丹

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2日

摘要

立足国家顶层发展部署, 需持续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培育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设, 是新时代“三农”领域的重点工作安排, 也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与核心支撑。文章以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为案例开展研究, 核心依托当地在典型示范、实践创新等方面的鲜明优势。岳池县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 是衔接乡村振兴推进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 能够直观反映各类惠农政策落地落实的实际成效。研究综合运用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等方法, 深入县域内各乡镇开展走访座谈与一线调研, 系统梳理当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 以此推动乡村集体经济平稳长效发展, 同时为川东北丘陵片区及全国同类乡村地区的建设发展, 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模式, 乡村振兴, 岳池县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Mode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Yuechi County

Mingni Li, Yinpeng Cai, Yan Yin, Qingdan Z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March 16, 2026; accepted: April 9, 2026; published: April 22, 2026

Abstract

Based on national top-level development arrangements, it is essential to steadily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 basic rural operational system and foster and expand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constitutes a key initiative in the work concern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a vital approach and

core support for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case study on Yuechi County in Guang'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drawing on its distinctive strengths in typical representation, exemplary value,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Located in the heartland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Twin-City Economic Circle, Yuechi County serves as a pivotal link for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fering a micro perspective to visualize the actual outcomes of rural support policies in implementation. Adopting combined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case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in-depth field visits and interviews across towns and townships in the county. I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local development models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o as to promote the stable and long-term growth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Meanwhile, it aims to provide replicabl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lly areas in northeastern Sichuan and similar rural regions nationwide.

Keywords

New Typ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 Rural Revitalization, Yuechi Coun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供了法治保障。中国农业农村部官网在 2025 年 5 月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数量已达到 103 个;根据 2023 年我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数据,全国农村集体账面资产总额达到 9.14 万亿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取得显著成效,整体态势向好。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通过阅读收集国外文献得知,由于国情和经济制度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私人所有,采取的是合作经济方式,在此领域的理论与我国有所差别,我国主要是针对农民合作社的研究。国外合作社普遍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 19 世纪中后期的互助型组织、20 世纪中期的政策驱动扩张期、21 世纪以来的市场化转型阶段。不同国家的合作社治理模式存在差异,毛世平等(2024)系统分析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的治理模式。美国以新一代合作社为代表,强调市场化运营和资本化改造。欧盟国家以德国莱福艾森合作社为典型,注重社区服务与金融支持。日本的农协体系实现全产业链覆盖,政府通过《农业协同组合法》提供制度保障。根据最新研究动态,OECD《2025~2034 农业展望》指出,欧美合作社正加速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农产品溯源。宾州州立大学 2023 年的研究强调,合作社在解决农村服务设施关闭问题中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采购、共享物流等方式维持社区服务。综合各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可以为中国当前推进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近年来,全国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出多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成为学者们以及各级政府部门所关注研究的领域。学者们围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发展模式、面临的

困境、发展对策等论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在农民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原则下实行多元化合作经营的经济形态。其特点是产权结构清晰、治理结构科学，并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朱有志, 肖卫, 2013) [1]。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有四个维度，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新需求发展驱动、以城乡要素流动需求、以共同富裕远景目标驱动(孙晓凯, 2023) [2]。与此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部分基层干部群众思想认知有待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相关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增强等(文丰安, 2024) [3]。面对这些问题，学者提出要建立集体经济多元化共建管理模式、推动数字化改革、创新发展路径等(朱艳, 2024) [4]。

综上所述，学界目前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发展模式、面临困境、发展对策等累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对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实践路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创新。本研究将充分借鉴已有成果，为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界定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深化集体产权改革的成果，它构建了一个产权清晰、管理民主、利益共享的地域性经济组织。其核心特征在于“统一经营”与“开放普惠”，发展路径多元，既包括劳动与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的联合，也涵盖资源发包、物业租赁等模式。在形态上，它不限于传统的集体所有制，更拓展至基于私有产权的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公私产权融合的混合型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5]。

2.2. 运行模式的相关理论

集体经济理论是研究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础理论，核心观点是集体作为经济主体，通过统一经营、资源整合、分工协作实现规模效应与共同富裕。强调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成员共同参与、收益共享集体作为经济主体，通过统一经营、资源整合、分工协作实现规模效应与共同富裕[6]。

以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产权理论，强调产权界定、产权保护、产权配置对经济效率的决定性作用。核心观点是清晰的产权能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形成稳定激励。产权包括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结构[7]。

3. 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概况

3.1. 岳池县农村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岳池县位于四川省东部，隶属广安市，地处华蓥山西麓、渠江与嘉陵江汇合三角台地。位于北纬 $30^{\circ}15' \sim 30^{\circ}48'$ ，东经 $106^{\circ}7' \sim 106^{\circ}44'$ ，毗邻重庆市，距成都 260 公里。幅员面积约 1457~1458.46 平方公里，辖 27 个乡镇(街道)、469 个行政村(社区)(见表 1)。同时，其也是以“银岳池”著称的产粮大县，盛产水稻、小麦、油菜(见图 1)，2024 年粮食产量达 50.03 万吨(全省 10 亿斤产粮县)；拥有 11 处大中型水利工程(如苟角镇中型水库)，水能储量约 8 万千瓦。矿产资源有探明石油、天然气、钾盐等资源。户籍总人口 111 万人(2025 年数据)，其中乡村人口占比 84.7% (约 94 万人)。人口密度较高，农业人口为主体，2023 年总人口约 116 万(见表 2)。2024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326.20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7.6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0.40 亿元，增长 2.20%，贡献率为 5.50%，拉动 GDP 增长 0.42 个百分点。2024 全年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203.70 亿元，增长 7.10%，占 GDP 的 62.40%。其中，第一产业民营经济增加值 59.00 亿元(见图 2)，增长 2.20%。

Table 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Yuechi County**表 1.** 岳池县行政区划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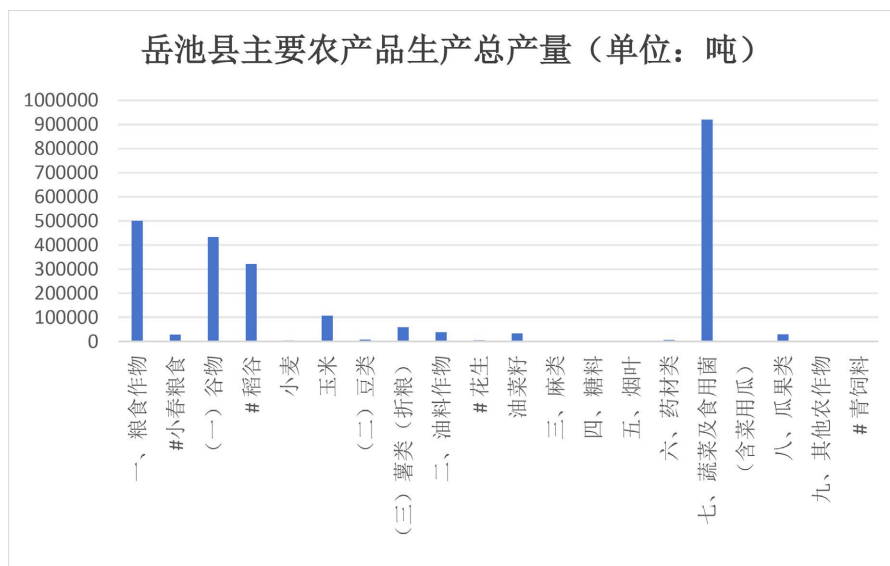
岳池县	乡(2个)	黄龙、鱼峰
	镇(23个)	坪滩、酉溪、顾县、苟角、石垭、罗渡、中和、花园、白庙、龙孔、镇裕、同兴、兴隆、秦溪、天平、乔家、裕民、新场、普安、临溪、伏龙、齐福、西板
	办事处(2个)	九龙、朝阳

数据来源：2025年《广安市统计年鉴》。

Table 2. Rural resident population of Yuechi County from 2020 to 2024 (unit: 10,000 persons)**表 2.** 岳池县 2020~2024 年农村常住人口(单位：万人)

年份	岳池县农村常住人口(万人)
2020	44.8
2021	44.1
2022	43.6
2023	41.2
2024	40.1

数据来源：2025年《广安市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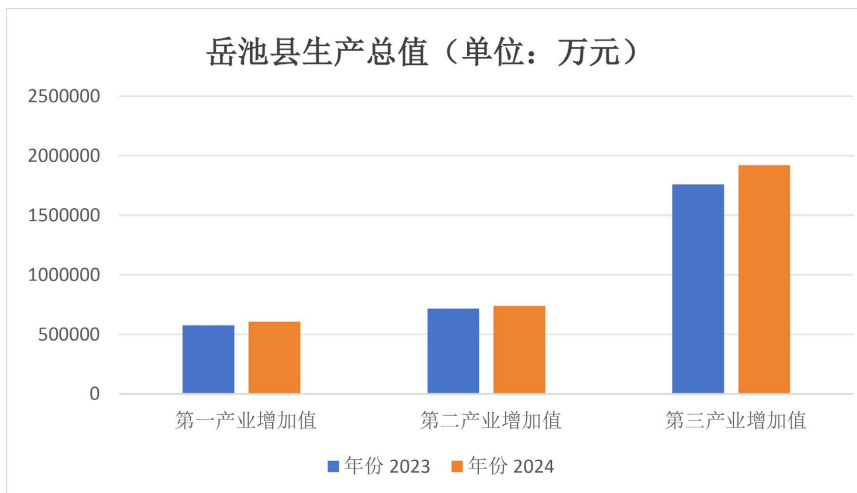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2025年《广安市统计年鉴》

Figure 1. Total output of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it: ton)**图 1.** 主要农产品生产总产量(单位：吨)

3.2. 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以产权改革 - 组织重构 - 产业融合为主线，历经探索起步 - 规范重构 - 融合升级 - 深化突破四个阶段(见表 3)，各阶段特点鲜明形成具有川东县域特色的发展路径。2014~2017 年为探索起步阶段，四川省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岳池争取省级试点资金 1000 万元，在脱贫攻坚压力下，盘活资源“空壳村”来增加集体与村民收入。例如，坪滩镇陆家桥村通过盘活撂荒地



数据来源: 2025 年《广安市统计年鉴》

Figure 2.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of Yuechi County (unit: 10,000 yuan)
图 2. 岳池县生产总值(单位: 万元)

Table 3. Development history of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Yuechi County
表 3. 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发展阶段	时间区间	核心主线	阶段特征
探索起步阶段	2014~2017 年	破局“空壳村”， 试点盘活资源	以传统村集体、简易合作社为主；组织松散、 模式单一；多数村“无资产、无收入、无活力”
规范重构阶段	2018~2020 年	产权改革、组织重构、 制度搭建	完成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量化；行政村 合并；建立股份经济合作联社；健全“三会” 治理结构
融合升级阶段	2021~2023 年	合并村融合、 产业多元融合	形成“五大发展模式”；产业载体丰富； 集体收入明显提升
深化突破阶段	2024 年至今	三权分置、全产业链、 数字化治理	向规模化、市场化、精细化升级；土地细碎化治 理；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

发展小龙虾立体种养, 2017 年集体经济收入达 69.4 万元, 成为首批示范村。该阶段以传统村集体、简易合作社为主, 试点探索资源盘活路径, 存在组织形态松散、模式单一问题, 且未建立规范的股份经济合作组织, 多数村集体“无资产、无收入、无活力”。2018~2020 年为规范重构阶段, 国家与省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岳池县被列为全省重大农村改革任务推进示范县, 以产权改革为核心, 完成组织重构与制度搭建, 实现“从无到有、从散到统”的跨越, 通过出台《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完成 412 个村清产核资、成员界定与股权量化, 确权承包地 109.1 万亩、颁证 22.8 万本。2020 年完成 825 个行政村合并为 406 个新村, 撤销原有集体经济组织 3632 个, 建立新型股份经济合作联社 406 个, 确认成员 27.54 万户、96.47 万人, 实行“一本账”静态管理。健全“三会”(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 规范资产运营与利益分配, 形成“支部引领、集体运营、民主监督”的运行框架[8]。2021~2023 年为融合升级阶段, 入选四川省合并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县, 获得政策与项目支持, 以“合并村融合、产业多元融合”为重点, 形成“五大发展模式”, 集体收入显著提升。2023 年全县新增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198.95 万元, 其中鱼峰乡大石门村整合手工挂面小作坊, 集体经济收入从 7500 元跃升至 100 万元以上, 苟角镇曾拱桥村 6 村 4700 余农户以 1.2 万亩土地入股, 每户年均增收 8500

元。2024 年至今，为深化突破阶段，以“三权分置改革、全产业链构建、数字化治理”为突破，推动集体经济向规模化、市场化、精细化升级。

3.3. 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状

在产权改革与组织重构的双重推动下，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形成覆盖全县、类型多样、结构清晰的组织体系。2020 年底，岳池县全面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完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村级行政区划调整(见表 4)。把全县原有的 825 个行政村合并为 406 个行政村，原有松散集体经济组织 3632 个已撤销，同步建成起 406 个新型股份经济合作联社，形成集体经济组织一村一社、全域覆盖格局，在该时段还完成 412 个村的清产核资，确认集体成员为 27.54 万户、96.47 万人，109.1 万亩承包地确权、颁证 22.8 万本，形成了稳定的产权基础与成员边界线。在 2024 年，该县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在全县 8 个重点乡镇探索建立了 158 个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社，实现“村集体 + 合作社 + 农户”的规模经营形态。同时，全县还保留农民合作社 880 家、家庭农场 1050 家，与新型股份经济合作联社共同构成多样化的集体经济组织网络。该组织体系的结构特征，是以村股份经济合作联社为核心、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载体、与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展。在 2023 年全县新增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198.95 万元，其中有一批收入超 10 万元的示范村，其中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的 158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普遍达到 25 万元以上。该县典型村发展成效突出，在资源整合和产业培育方面显示出集体经济组织、产业能力的显著提升，如鱼峰乡大石门村通过整合手工挂面产业使集体经济收入从 7500 元增长至 100 万元以上。苟角镇曾拱桥村的 6 村联合、1.2 万亩土地入股带动 4700 余农户年均增收 8500 元。全县 406 个股份经济合作联社在 29 个乡镇(街道)实现均衡分布。形成了以产业集群、资源整合和高效治理为突出优势的集中发展带，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三权分置改革试点乡镇以及农旅融合示范片区。总而言之，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在空间上实现均衡覆盖，在产业重点区域形成差异化优势，逐步建立起全覆盖、多层次、产业多路径的发展格局[9]。

Table 4. Current situation of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Yuechi County (as of the end of 2025)
表 4. 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状(截至 2025 年底)

统计维度	核心数据	备注
村股份经济联社	406 个	一村一社，全域覆盖
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社	158 个	8 个乡镇试点
撤销原集体经济组织	3632 个	2020 年并村前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7.54 万户/96.47 万人	全县农村户籍
确权承包地	109.1 万亩	颁证 22.8 万本
2023 年新增集体收入	198.95 万元	全县
产业园村均收入	≥25 万元	8 镇 158 村
年收入超 10 万元村	≥180 个	2023 年目标
重点分布乡镇	苟角、石垭、顾县、白庙、九龙	产业 + 改革双强

4. 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运行模式

目前，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体以股份经济合作联社为核心，主要有以下五种运行模式。

4.1. 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模式(石垭镇石马沟村)

1) 模式特点

该组织形式以村为单元统一整治细碎化土地、连片流转给龙头企业/合作社，或集体统一经营，组建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社，村集体行使所有权，农户以承包地经营权入股[10]。收益以保底租金 + 分红 + 务工的方式分配，合作社提取少量管理费，其收益 80% 以上收益分给社员。

2) 案例分析

岳池县石马沟村成立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社，农户以承包地经营权入股，流转全村 1200 亩粮油基地，给农户每亩保底 60 元和 500 元租金的分红，使得人均年增收 300 元。

4.2. 集体资产股份量化模式(鱼峰乡大石门村)

1) 模式特点

统一建立股份经济合作联社，通过拟定清产核资、确认成员身份、量化静态股权的方式来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如废弃校舍、鱼塘、林地、道路等，以统一发包、租赁或合作开发的方式，按股分红，既兼顾公益又扩大了再生产[11]。

2) 案例分析

该村通过整合 8 家小作坊，注册“骑龙手工面”品牌，统一生产、加工、销售。实现村集体收入从 7500 元到 138 万元，全村 1500 人分红。

4.3. “村组织 +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白庙镇郑家村)

1) 模式特点

该组织形式特色鲜明，由村组织引领，联合龙头企业、村社、农户共建产业基地。由企业提供技术、加工、销售，村社组织土地、劳动力，农户入股 + 务工的方式来共同经营。最终订单收购 + 分红 + 薪金，形成一个稳定的利益链。

2) 案例分析

村委引领，联合当地的银丰食品、久发粮食等龙头企业，村社组织土地和劳动力、农户以入股或务工的方式加入，发展米粉专用稻 + 农旅融合，打造“岳池农家”4A 景区，配套民宿、采摘、非遗体验等项目。让 60% 的村民吃上“旅游饭”，获得订单收购 + 按股分红 + 薪金 + 旅游收益。2023 年村集体收入达 124.4 万元，带动了千余人就业。

4.4. 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苟角镇曾拱桥村)

1) 模式特点

村集体牵头成立农事服务中心，然后由农事服务中心提供耕种防收、烘干仓储、农机租赁、农资供应等全方位服务。政府补贴和服务收费来壮大集体，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

2) 案例分析

该村集体通过组建农事服务中心，并纳入了县农业三级服务体系，为其提供了耕种防收、烘干仓储、农机租赁的一条龙服务，服务周边 4700 余农户，同时对接园区加工企业，降低农户成本，提升了集体收入，户年均增收 8500 元，村集体年服务收入超 30 万元。

4.5. 园区带动与产业融合模式(苟角镇水浮山村)

1) 模式特点

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村集体以土地、资金入股园区项目，发展优质粮油、蔬菜、中药材全产业链，并配套加工、仓储、电商、乡村旅游等。获得园区分红、产业增值、二三产收益，使得村集体年收入可达 50 万元以上。

2) 案例分析

该村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参与育苗 - 种植 - 加工 - 销售全产业链，与泰本道农业合作，1.2 万亩土地作价入股，村集体年收入 50 万元以上，带动周边 6 村共同发展(见表 5)。

Table 5. Comparison of development models of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Yuechi County
表 5. 岳池县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对比

比较维度	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	集体资产股份量化	“村组织 + 企业+ 合作社 + 农户”	农业社会化服务	园区带动与产业融合
典型代表	石埡镇石马沟村	鱼峰乡大石门村	白庙镇郑家村	苟角镇曾拱桥村	苟角镇水浮山村
组织形式	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社	村股份经济合作联社	村委领办合作社	村集体农事服务中心	村集体公司入股产业园
核心优势	1. 土地连片化：有效解决细碎化问题，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2. 收益稳定：农户享有租金 + 分红 + 务工三重收入	1. 资产盘活：激活闲置存量资产，实现资源变资本； 2. 产权明晰：静态股权管理，保障成员长期权益	1. 利益联结紧：企业订单保障销路，村集体收入显著； 2. 产业融合：一二三产联动，附加值高	1. 服务普惠：降低农户生产成本，解决“种不好、卖不出”； 2. 覆盖面广：服务半径大，带动周边多个村社	1. 规模效应：依托大平台，投资大、带动强； 2. 全链增值：涵盖育苗、加工、电商，收益持久
主要劣势	1. 抗风险弱：单一产业受市场、自然灾害影响大； 2. 对管理要求高：合作社运营能力决定成效	1. 产业支撑弱：若缺乏特色产业，资产收益增长有限； 2. 变现难度：股权难以流动，退出机制不完善	1. 依赖度高：过度依赖龙头企业，议价能力弱； 2. 利益分配：易出现“企业赢、农户亏”的分配失衡	1. 盈利压力：服务收费低，易受政府补贴政策影响； 2. 人才短缺：缺乏专业农技与运营人才	1. 门槛极高：需占用大量土地，普通村社难以复制； 2. 协调复杂：多方利益主体博弈，治理难度大
共性特征	1. 产权改革：均基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确认成员身份与股权 2. 分配机制：实行按股分红与按劳取酬相结合，兼顾公平与效率 3. 治理结构：普遍采用“三会”治理结构(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				

5. 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模式的成效分析

5.1. 主要做法

近年以来，岳池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农村集体的经济发展，将其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持续为集体经济发展赋能增效。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制度保障，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明确产业导向、公布扶持范围和奖补标准，简化审批流程，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落地落实。二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完善信贷担保、贴息补助等金融支持举措，拓宽集体经济融资渠道，保障项目建设和产业运营的资金需求。三是加大人才支持力度。培育乡土人才、回引在外人才、下沉专业人才，选派驻村工作队员、农业工作者深入乡村指导，开展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技能培训，建立会经营、善管理、能干事的人才队伍[12]。

5.2. 发展成效

在岳池县县委、县政府的统筹部署和精心指导下，全县立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锚定发展目标，探索了一条兼具川东特色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县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形成全新格局。一是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稳步提升。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持续增长，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自我发展和造血能力实现质的飞跃[13]。二是发展特色产业。紧扣川东地域的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等优势产业，形成“一村一品”发展格局，产业附加值持续提升。三是乡村基础建设提档升级，依托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完善农村道路、水利、人居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为乡村振兴筑牢硬件支撑。四是村级组织凝聚力明显增强，村组织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村干部带头干事创业，村集体与村民关系更加紧密，基层治理效能同步提升[14]。

6. 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模式存在的问题

岳池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现已形成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集体资产股份量化、“村组织 +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园区带动与产业融合五大运行模式，各类模式在资源盘活、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受资源禀赋、运营机制、产业基础等影响，不同模式分别面临突出的现实挑战，具体分模式问题分析如下所述。

6.1. 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模式：收益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不足

该模式以农户土地经营权入股、集体统一流转经营为核心，主要问题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收入来源高度依赖传统种植业，受农产品价格波动、自然灾害影响显著，缺乏多元增收渠道，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弱；二是收益分配以固定保底租金与基础分红为主，未与产业增值收益挂钩，农户长期参与动力不足；三是细碎化土地连片整治成本较高，合作社仅依靠少量管理费用维持运转，可持续运营压力较大[10]。

6.2. 集体资产股份量化模式：资产盘活浅层化，股权流动性不足

该模式以清产核资、股权量化、闲置资产盘活为核心，突出问题为：一是闲置资产利用多停留在简单发包、租赁层面，未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开发，资产增值空间有限；二是实行静态股权管理，股权仅可继承、不可交易流转，成员退出时缺乏变现渠道，资产运营活力不足[11]；三是特色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能力薄弱，市场议价能力低，收入增长存在明显瓶颈。

6.3. “村组织 +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主体依附性强，利益联结松散

该模式以多方主体协同共建产业基地为特征，核心困境在于：一是村集体与农户缺乏技术、加工、销售等核心资源，产业链关键环节由龙头企业掌控，自主话语权与议价能力偏弱；二是利益联结以简单订单收购与基础分红为主，未建立风险共担、利润共享机制，分配格局易向企业倾斜；三是农旅融合项目同质化明显，缺乏差异化文化 IP 与核心吸引力，收益稳定性不足[13]。

6.4. 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盈利水平偏低，专业人才短缺

该模式以农事服务中心提供生产服务为主要增收路径，面临的问题突出：一是服务集中于耕种防收、农机租赁等基础环节，收费标准低、盈利空间小，高度依赖政府补贴维持运转；二是服务链条较短，未延伸至烘干、仓储、冷链、电商等高附加值环节，增收潜力未能充分释放；三是管理与服务人员多由村干部兼任，缺乏专业农技、农机操作与市场化运营人才，服务规模与质量提升受限[15]。

6.5. 园区带动与产业融合模式：准入门槛过高，协同治理难度大

该模式依托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全产业链发展，主要障碍为：一是对土地规模、资金投入要求高，普通村社缺乏对接条件，模式难以全域复制推广；二是涉及村集体、企业、园区、农户等多方主体，利益分配、权责划分复杂，沟通协调成本高、项目推进效率偏低；三是村集体多参与前端种植环节，在品牌营销、冷链物流、电商销售等增值环节参与度低，未能充分分享全产业链收益[16]。

7.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岳池县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以村委引领与产业融合为重要抓手，因地制宜构建五种差异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模式，有效盘活农村土地、闲置资产等资源，推动粮油、特色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提质增效，显著提升村集体经济实力与农户收入水平。但各模式仍存在针对性短板：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模式抗市场与自然风险能力不足；集体资产股份量化模式资产增值空间有限、股权流动性差；“村组织 +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对企业依赖度高、利益联结不紧密；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盈利能力薄弱、人才支撑不足；园区带动与产业融合模式准入门槛高、复制推广难度大。需针对不同模式实施精准施策，推动全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7]。

7.2. 政策建议

7.2.1. 针对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模式

- 1) 构建“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 + 产业增值二次分红”多元化分配机制，将规模经营溢价收益按比例返还农户。
- 2)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设立县级风险补偿基金，降低价格波动与自然灾害带来的收益风险。
- 3) 加大土地连片整治、田间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补贴力度，减轻合作社运营成本压力[10]。

7.2.2. 针对集体资产股份量化模式

- 1) 推动闲置资产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支持标准化生产、本土品牌打造与产销一体化建设，提升资产增值能力。
- 2) 搭建县域农村股权流转交易平台，完善股权继承、内部流转、抵押担保与成员退出变现机制[11]。
- 3) 给予品牌推广、电商运营、市场渠道拓展专项补贴，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7.2.3. 针对“村组织 +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

- 1) 建立“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 + 企业利润按比例返还”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明确分配比例，保障集体与农户权益。
- 2) 支持村集体自主建设加工、仓储、销售等配套设施，逐步掌握产业链关键环节，降低对龙头企业的过度依赖[13]。
- 3) 挖掘本地农耕、非遗等文化资源，打造差异化农旅 IP，提升项目可持续盈利能力。

7.2.4. 针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

- 1) 推行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机制，将统防统治、烘干仓储等纳入采购目录，合理提高服务收费标准，保障稳定收益。
- 2) 延伸服务链条，支持建设烘干、仓储、冷链物流设施，拓展高附加值服务环节。
- 3) 加强农技、农机、运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与回引，组建专职化、专业化服务团队[15]。

7.2.5. 针对园区带动与产业融合模式

- 1) 建立园区与薄弱村结对帮扶机制,降低小规模土地、资金入股门槛,扩大辐射带动范围。
- 2) 成立多方协同治理机构,明确各方权责与利益分配规则,简化协调流程,提升运营效率。
- 3) 支持村集体深度参与品牌运营、电商销售、冷链物流等环节,共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16]。

7.2.6. 通用保障措施

- 1) 实施集体经济人才引育计划,给予返乡创业、专职运营人才补贴与政策倾斜。
- 2) 设立县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基金,创新集体资产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等金融产品,拓宽融资渠道[18]。
- 3) 规范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会”治理结构,强化财务公开与民主监督,保障成员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 [1]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CiBQZXJpb2RpY2FsQ0hJU29scjkyMDI2MDMwNjE2NTI1Nxl-INDQ5NjY4OTUaCDe3bjV2YTE5>
- [2] 孙晓凯.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模式探索[J]. 人民论坛, 2023(3): 77-79.
- [3] 文丰安.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内涵、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4(3): 62-71.
- [4] 朱艳.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引领共同富裕的典型模式、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J]. 农业经济, 2024(5): 41-44.
- [5] 张静思. 乡村振兴战略下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探析[J]. 农机市场, 2026(3): 101-103.
- [6] 龙婷玉. 有关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与思考[J]. 新华智库研究, 2026(1): 54-59.
- [7]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nyji202602023>
- [8] 谢琴.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与优化路径[J]. 村委主任, 2026(3): 266-268.
- [9] 陆凌云, 罗泊.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J]. 村委主任, 2026(3): 155-157.
- [10] 左双双, 蔡海龙.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历史沿革、逻辑理路与路径优化[J]. 农业经济, 2023(12): 36-39.
- [11] 朱睿博, 孙春林.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与金融支持: 实践案例、问题及建议[J]. 西南金融, 2023(12): 54-66.
- [12] 张进财.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困境及纾困对策[J]. 农业经济, 2023(2): 64-65.
- [13] 胡颖廉. 市场和社会共塑: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3(5): 54-64.
- [14] 袁明宝. 找回集体: 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集体治理能力提升[J]. 求实, 2024(3): 83-95.
- [15] 王辉, 金子健.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治理和社会连带机制: 浙江何斯路村草根休闲合作社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7): 18-37.
- [16] 葛宣冲, 赵子涵, 李忠. 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资本化: 认知、模式与推进[J]. 经济问题, 2023(5): 95-102.
- [17] 伏晨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战略[J]. 商讯, 2021(3): 144-145.
- [18] 龚云. 新时代要高度重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3): 18-26.